

曾鞏散文寫作藝巧發微

姚 振 黎

宋初文風，承唐末五代之陋習，四六體盛行，學者雕琢文字，堆砌詞藻，而乏真情實性，有如塗抹脂粉之山魃，身披錦繡之木偶，文學上無甚價值。柳開、穆修、尹洙等人，雖欲變更當時文體，唯以能力薄弱，缺乏影響。迨乎宋興百年，文運天啓，於是歐陽修得韓愈書，手讀而好之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，一時文人學士，彬彬然聞風興起，其才氣或有不同，要歸於孔子所闢六籍之遺，（註一）曾鞏卽爲此中之佼佼者。

壹、曾鞏散文創作理論

明朝貝瓊序朱右「唐宋文衡」，謂子固文之特色爲「曾之嚴」。清人吳振乾「唐宋八大家類選序」亦云：「醇厚若曾」。曾鞏文能創新而具過人之成就，實因有理論爲寫作之依據，其以理論爲鵠的，以創作為實踐，並能鍥而不舍，達成革新文風之目的。茲依南豐著作，反覆玩索，覺其條理密備，體系整然，故列敘於后。

（一）基本修養

子固文係以明道、徵聖、宗經、養氣爲綱，然後發而爲文，卓然成家。

關於「明道」方面：明道卽倡明古聖先賢所傳仁義之道，擴而大之，卽指發揚固有道德、民族精神、傳統文化，蓋文章不可徒具形式，必須有內容思想。此內容思想爲何？傳統之精神文化是也。曾鞏有鑒於當時學者徒尚藻繪雕琢，而不明聖人之道，主張文以明道。其上歐陽學士第一書曰：

近世學士，飾藻績以誇詡，增刑法以趨嚮，析財利以拘曲者，則有聞矣，仁義禮樂之道，則爲民之師表者，尙不識其所爲，而況百姓之蚩蚩乎？聖人之道，泯泯沒沒，其不絕，若一髮之係千鈞也。元豐類稿卷十五

曾鞏散文寫作藝巧發微

自述所學及爲文俱在明道。上歐陽學士第二書曰：

少之所學，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，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？日夜克苦，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。元豐類稿卷十五

與杜相公書則謂：

鞏年齒益長，血氣益衰，疾病人事，不得以休。然用心於載籍之文，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，以自樂於環堵之內，而不流於貧賤之中。元豐類稿卷十六

此皆曾鞏致力於文以明道之證。蓋道勝則言宜，道與文合一，則內容與形式一致，行文自能言之有物。子固文學理論既重道之闡明，以爲「道者，所以立本也。」元豐類稿卷十一 戰國策目錄序是故評論諸家文集，均以能否明道爲準。其評徐幹之文云：

幹獨能考六藝，推仲尼、孟軻之旨，述而論之，求其辭時若有小失，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。元豐類稿卷十一、徐幹中論目錄序

評王深甫之文曰：

其辭反復辨達，有所開闢，其卒蓋將歸於簡也，其破去百家傳注，推散缺不全之經，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，同學者於既溺，可謂道德之要言，非世之別集而已也。元豐類稿卷十二 王深甫文集序

言張文叔之文云：

予讀其書，知文叔雖久窮，而講道益明。元豐類稿卷十三 張文叔文集序

論孫都官之文謂：

其語則博而精，麗而不浮，其歸要不離於道！元豐類稿卷十六 答孫都官書

王安石「答段縫書」嘗謂：「鞏文學論議，在某交游中，不見可敵，其心勇於適道，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。」臨川集卷七十五誠哉斯言！且因明道之故，子固對於儒道衰微，教化傾頹，極爲感慨。元豐類稿卷十五上 歐陽學士第一書以爲儒者不尊崇道，無勤行之意、堅持之操，致使道不行也。菜園院佛殿記曰：

世儒習聖人之道，既自以爲至矣；及其任天下之事，則未嘗有勤行之意，堅持之操。少長相與語曰：「苟一時之利耳，安能必世百年，爲教化之漸，而待遲久之功哉？」相熏以此，再歷千餘載，雖有賢者作，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。由是觀之，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；則彼之所以盛，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？與之記，不獨以著其能，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！元豐類稿卷十七

士欲振興聖人之道，則須朝夕惕厲以學之。「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筭子」元豐類稿卷二十九即學孔子之聖，且自十有五而志於學，至於七十而能從心所欲，不踰矩，乃因其終始常念於學；聖賢之人皆篤於學，踐履尊行儒道，終成其德。且道之於人，可以修己，可以安人，亦有利於天下國家，「答李沔書」曰：「夫道之大歸非也，欲其得諸心，充諸身，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。」元豐類稿卷十六子固自少即立志向學以行道，元朝劉壘曰：

一日幾閒，見南豐先生文，閱視其上歐陽公書，乃慶歷元年也，時年二十三爾，其書有曰：「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，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。」又曰：「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，周游當世，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，非徒嗜皮膚、隨波流、攀枝葉而已。」又曰：「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，則聖人之堂奧室家，自知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閒也，執事將推仁義之道，橫天地，貫古今，則宜取奇偉闕通之士，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，以其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，謂執事無意焉，某不信也。」觀先生之志如此，是其少年所學超卓不凡，非若新學小生淮務詞章而已，且是時濂洛未興，而先生之學專向聖域，何可得哉！隱居通議卷一、古人自少力學

據此可知曾鞏明道之思想，年少時即已確立，且奉行不輟。試觀吾國古文家，自唐之韓、柳，至清之方、姚，無一不主張「文以載道」，而以曾氏尤甚，其文典雅平實，率多載道之作也。

關於「徵聖」方面：先王聲教，布在方冊。而聖人鑿周日月，妙極幾神；文成規矩，思合符契。是故文心雕龍徵聖篇曰：「或簡言以達旨，或博文以該情，或明理以立體，或隱義以藏用。」若謂聖哲鴻文，非道不立，則仁義之道，非聖不章。聖人因文明道，無聖人不能垂文，曾鞏欲倡明道而崇聖賢。南軒記曰：

吾窺聖人指意所在，以去疑解蔽；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，始終之概，以自廣養吾心，以忠約守，而恕行之，其過也，改趨之以勇，而至之以不止；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。元豐類稿卷十七

自述以聖賢之言行為準繩。而聖人乃道之極也，元豐類稿卷十一、梁肅目錄序其彰明儒道，實吾人所當師法者。王容季文集序曰：

世既衰，能言者益少，承孔子者，孟子而已；承孟子者，揚子而已。揚子之稱孟子曰：「知言之要，知德之奧。」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。其次能敘事，使可行於遠者，若子夏、左丘明、司馬遷、韓愈，亦可謂拔出之材，其言庶乎有益者

也。元豐類稿卷十二

且曾鞏崇敬周公、孔子、子夏、左丘明、孟子、荀子、司馬遷、揚雄、韓愈、歐陽修等諸聖賢，而特尊孔、孟二聖人。《語一》戰國策目錄序云：

夫孔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久矣，二子乃獨明先王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為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元豐類稿卷十二

孔孟之道乃先王所傳，為求立本，不可改易。呂祖謙編古文關鍵，獨取曾鞏而去王安石，蓋以曾氏淵源聖賢之故。陳宗禮曰：

嘉祐中，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，南豐之曾、眉山之蘇，胥起而應，眉山父子兄弟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，參以當世之務，機圓而熟，詞暢而逸，……然求其淵源聖賢，表裏經傳，未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醇乎其醇者也。

述明子固徵聖、宗經之修養，誠可謂知言。

關於「宗經」方面：文心雕龍宗經篇曰：「經也者，恆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也。」又云：「文能宗經，體有六義：一則情深而不詭，二則風清而不雜，三則事信而不誕，四則義貞而不回，五則體約而不繁，六則文麗而不淫。」曾鞏散文即自六經出，一以六經之意為意。曾自述云：

十六、七時，闡六經之言，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，知好之，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。元豐類稿卷十一、學舍記

又云：

況排千年非，獨抱六經意。元豐類稿卷二、為懷

又云：

永懷衡門士，辛苦守六經。元豐類稿卷二、為懷

欲仰終身行道之士，溢於言表。其於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無不加以研究，深造自得。復特標舉禮記大學、中庸之篇，且自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以崇大學之道；又道誠明，以闡中庸之德。《語一》其弟曾鞏子固先生行狀上云：

公生於末俗之中，經學之後，其於剖析微言，闡明疑義，卓然自得，足以發六藝之蘊，正百家之謬，破千載之惑。其言古今治亂得失、是非成敗、人賢不肖，以

至彌綸當世之務，斟酌損益，必本於經。鹿皇集卷三

子固斟酌損益必本於經，必止乎仁義；今由其文集可知寫景抒情之作甚夥，而說理之作較多。如序戰國策所云道以立本，法以適變；序聽琴詳五禮六樂，其用至於養才德、合天地而後已；於筠州學記詳次大學誠、正、修身，而本諸致知；於新序目錄序又深明學之有統，道之有歸，以斥衆說，是皆原本經術。「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、韓愈，而要其歸，必止於仁義，言近旨遠，雖詩書之作者，未能遠過也。」（註四）曾鞏終爲人尊爲古文大家，率由此也。元脫脫等所撰宋史曾鞏傳云：

爲文章，上下馳騁，愈出而愈工，本原六經，斟酌於司馬遷、韓愈，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。宋史卷一百九十九

清方苞云：

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，韓及曾、王，並篤於經學，韓、歐、蘇、曾之文，氣象各肖其人。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六、答申謙啓書

若謂文以載道爲曾氏之中心思想，則曾文之醇厚，實得力於六經。

關於「養氣」方面：養氣係指開拓胸襟，變化氣質。而養氣之法，韓愈主張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」。至歐陽修出，取法韓愈，唯不宗韓文之奇險；其古文理論可由「答祖擇之書」與「答吳充秀才書」中得知。如云：「道純則充於中者實，中充實則發於文者輝光。」又「聖人之文，雖不可及，然大抵道勝者，文不難自至也。」前者謂「中充發外」，後者云「道勝文至」（註五），以爲充於中者實，則發爲文章輝光，曾鞏爲文義法亦本之，劉勰隱居通議「南豐先生學問」條曰：

先儒謂歐文粹如金玉，又以爲有造化在其胸中，而未有以道視之者，然答吳充秀才一書，則知其道可見矣，南豐說理則精於其師。卷十四

子固且拈出一「氣」字，重在壯其氣，而不欲傷其氣。「讀賈誼傳」云：

余讀三代兩漢之書，至於奇辭奧旨……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。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，淫辭迫之而不能顧，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。……蓋自喜其資之者深，而得之者多也。既而遇事輒發，足以自壯其氣，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。

大抵言之，曾氏以爲凡事無不由「氣」而成，爲文亦不例外，此說不僅爲歐陽修之衣鉢真傳，且對爾後道學家影響極爲深遠。朱熹曰：

曾鞏散文寫作技巧發微

江西歐陽永叔、王介甫、曾子固文章如此好，至黃魯直一向求巧，反累正氣。

朱子語類卷一百
三十九、論文上

是知文章之氣非巧取可得，茲以子固文爲例，「寄歐陽舍人書」矜貴莊嚴，而氣自紆徐不迫。「福州上執政書」一文出入風雅之中，自有溫柔敦厚之氣。「先大夫集後序」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，（註六）「越州趙公救舊記」論救舊一段，文氣鬱茂沈雄，是子固本色。其文以義理氣勢勝而不規規於詞句之末，以求奇矜巧，文體平正不爲詭異；（註七）典醇濃縟，閎博淵雅，實養氣致之也。

（二）文章內容

子固文以善說理、重法度，蓄道德、能文章爲內容要則。

關於「善說理、重法度」方面：元朝劉燾曰：

濂、洛諸儒未出之先，楊、劉西崑體固不足道，歐蘇一變文始趨古，其論君道、國政、民情、兵略無不造妙，然以理學未之及也。當是時蜀南豐先生曾文定公，議論文章根據性理，論治道則必本會正心誠意。……先儒言歐公之文行餘曲折，說盡事理，南豐繼之，加以謹嚴，字字有法度，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，蓋以其於周程之先，首明理學也。隱居通議卷十四、
清豐先生學問後

足證了固行文，內容無不以性理及道爲重，此一特色非僅與三蘇有所不同，且猶精於永叔。閩州張侯廟記云：

事常蔽於其智之不測，而辨常過於所惑；智足以屬於事，而辨至於不惑，則理之微妙，皆足以盡之。……聖人者，豈用其聰明哉？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。元豐類稿
卷十八

意謂天下事物皆有其理，若能以「智」「辨」通達其理，必可周全於事而不惑，此亦曾鞏重視理之言論。既重視通達事理，發而爲文，論理精微，遂爲其文之特色。（註八）朱熹嘗論子固文，稱美曰：

南豐文却近質，他初亦只是學爲文，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，故文字依傍道理做，不爲空言。朱子語類卷一百
三十九、論文上

又云：

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，愛其詞嚴而理正，居常誦習，以爲人之爲言，必當如此，乃爲非苟作者。朱子大全卷八十
三、跋曾南豐帖

朱子贊美子固「文字依傍道理」，「詞嚴而理正」，洎乎清代劉熙載云：

曾文窮盡事理，其氣味爾雅深厚。藝文類聚卷十一、文獻

是知曾文善爲說理，前賢已有定論。茲舉「說苑目錄序」元豐類稿卷十二爲例，此序闡明學須究其精微，方足以知曉道之精微。又「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」元豐類稿卷十三言樂所以感人之心、去邪，亦「所以教人性之偏而納之中」，是以不可須臾離也。「宜黃縣學記」元豐類稿卷十七說明六經乃聖人之典籍，其言、法足供後進之士奉而行之，近可修身，遠可爲天下。則子固文誠善於說理也。

關於「蓄道德、能文章」方面：曾鞏「寄歐陽舍人書」云：

夫墓誌之著於世，義近於史，而亦有與史異者，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，而銘者蓋古人之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，懼後之世不知，則必銘而見之，或納於廟，或存於墓也，苟其人之惡，則於銘中何有？……故曰：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爲也。元豐類稿卷十六

可知子固主張行文內容宜「蓄道德、能文章」。茲以「寄歐陽舍人書」爲例，文中以此爲骨幹，並由此分述，先言蓄道德，繼言蓄道德而兼能文章，方可勝任作銘之事。子固並以比語推崇歐公。蓋乞銘於當代作者，易爲過當之推崇，子固之推崇，非不至，而歐公實足以當之。且抬高歐公，正所以抬高家祖，而言及祖父處，須無溢美，則在下語有分寸，行文有遠勢。文中感激語，亦可分作兩層，云「況其子孫也哉？」「況鞏也哉？」鞏非人子孫乎？見其不等尋常之子孫也，鞏之不等尋常子孫者，即在遇蓄道德、能文章者而後乞銘，而蓄道德、能文章者，又願爲之銘也。文末拓展新境，遙應首段警勸之道，將衆美歸於歐公，此一感慨嗚咽之氣，博大幽深之思，又是何等筆力！何等定見！是故茅坤曰：「此書紆徐百折」。（註九）

(三) 寫作方法

文體陰柔、文辭簡潔、結構謹嚴，爲今人析論曾文寫作方法時，所必當注意者。

關於「文體陰柔」方面：文體有陽剛陰柔之分，早見於文心雕龍體性篇：「氣有剛柔」、「風趣剛柔，寧或改其氣。」則文章之陽剛或陰柔，與作者血氣有關。至於剛柔之狀貌，以清姚鼐復魯黎非書所云最爲詳盡。姚氏形容陰柔之美曰：

其文如升初日，如清風，如雲，如霞，如煙，如幽林曲澗，如淪，如漾，如珠玉

曾鞏散文寫作藝巧發微

之輝，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。其於人也，滲乎其如歎，邈乎其如有思，暎乎其如

喜，愀乎其如悲。惜齋軒文集
復齋藝非書

其書又云：「宋朝歐陽、曾公之文，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。」曾國藩承此說，亦以子固文得陰柔之美，聖哲畫像記曰：

西漢文章，如子雲、相如之雄偉，此天地遒勁之氣，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；此天地之義氣也。劉向、匡衡之淵懿，此天地溫厚之氣，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；此天地之仁氣也。東漢以還，淹雅無愆於古，而風骨少賸矣。韓、柳有作，盡取揚、馬之雄奇萬變，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，豈不詭哉！歐陽氏、曾氏皆法韓公，而體質於匡、劉為近。文章之變，莫可窮詰；要之，不出此二途，雖百世可知也。曾文正公詩文集、文集二

劉熙載文概曰：

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，歐、曾來得柔婉。硬直見本領，柔婉正復見涵養也。藝概卷一

又云：

曾文氣味爾雅深厚，令人想見頌人之寬。……然則子固之文，即肖子固之為人矣。同上

劉熙載謂子固文柔婉，復云柔婉正見其涵養，肖其為人。而近人張須云：

曾氏得力子政為多，其文專一質厚，不大聲以色，自是陰柔一路。西南聯合大學國文月刊第
五十五期、宋元初清文編
張氏以為曾鞏文章「專一質厚」「不大聲以色」，屬陰柔者。

曾文正公日記有謂：「文章之道，分陽剛之美、陰柔之美。大抵陽剛者，氣勢浩瀚；陰柔者，韻味深美。浩瀚者，噴薄而出之；深美者，吞吐而出之。」雖畫分「陽剛」「陰柔」二類，然與甚抽象，日人前野直彬嘗論二者之差異時指出：與使用「助詞」之多寡有關。中國文學史
頁二六二前野直彬並言曾鞏最能繼承歐陽修文章陰柔之美之特色。其云：

最是繼承歐陽修陰柔文體的，乃是曾鞏。他的文體，較諸歐陽修更是冷靜、緻密。中國文學史
頁一六四

子固性情謙慎和平，其居汜以孝悌著稱，復因明道、微聖、宗經、養氣之修養，文風遂趨溫醇典重，雍容平易一途，前人論及曾文風格者，多以「文學劉向」(註一〇)，可知其文陰柔典雅，具淵懿之美，而平正簡易，富溫厚和悅之氣，此不僅為其文體，亦可由此窺知其寫作方法。

關於「文辭簡潔」方面：散文因屬散行文字，一般而言，不受字數限制，故易犯拖沓冗煩之病，能否做到文簡而義豐，是散文成敗之樞機。曾鞏師事歐陽修，而歐陽修以爲「簡而有法」乃文章之最高標準^(註一一)，子固承永叔之啓示，亦以文辭尚簡潔教導陳師道。朱熹云：

後山文思亦澀，窮日之力方成，僅數百言，明日以呈南豐，南豐云：「大略也好，只是冗字多，不知可爲略刪動否？」後山因請改竄，但見南豐就坐，取筆抹數處，每抹處連一兩行，便以授後山，凡削去一、二百字，後山讀之，則其意尤完，因嘆服，遂以爲法，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。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、論文上

據此可知曾鞏爲文崇尚簡潔，茲舉子固文以證之。「送趙宏序」句雖少，意極多，文勢曲折有味，峻潔有力。^(註一二)「序越州鑑湖圖」僅二千餘言，而於鑑湖之形勢、數千年興廢之原及論者之利病，無不粲然備具，誠述事文之最可法者也。蓋述事最病蕪雜，或辭多而不能究其情，使覽者不得體要，子固此序文，有條不紊，雖事甚繁，而能條列件繁，使繁若列眉；欲稽一事之始末及其利病，次序秩然，順於口而洩於心，斯子固寫作方法之所長也。^(註一三)

關於「結構謹嚴」方面：結構指文章之組織布局，欲使散文結構嚴謹靈動，於段落層次之安排，須合理恰當，井然有序。欲使文章結構嚴謹，必須「搜句忌於顛倒，裁章貴於順序。」^(註一四)中心突出，主從分明。北宋劉弇謂子固文曰：

閣下之文，紆徐容與，優游平肆，其析理精，其寓意微，其序事詳且密，且獨馳騁於百家之上。龍雲集卷三十一
上知府曾內翰書

謂子固「序事詳且密」，即指曾文結構嚴謹也。劉彥亦云：

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，與先生之序並觀，則勝於向，蓋向之序文冗贅，而先生之文謹嚴。如曰：「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，其相率而爲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，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諸侯及秦用之，亦滅其國。」此等筆力劉不及也。

隱居通議卷十四
、曾文宗西漢

舉曾鞏戰國策目錄序爲例，說明子固文章謹嚴，有劉向所不及者，誠爲的論。

貳、曾鞏散文寫作藝巧

曾鞏文力主明道當理，文辭陰柔敦厚，不貴藻飾而主蓄道德能文章，其散文藝術可由結構謹嚴、性情真實、寓意深切、史銘警勸等方面論述之。

(一)結構謹嚴：明唐順之精於散文，對於文筆開闔、順逆、經緯、錯落諸妙諦，有會心之得。嘗謂：「漢以前之文，未嘗無法，而未嘗有法，法寓於無法之中，故其爲法也，密而不可窺。唐與近代之文，不能無法，而能毫釐不失乎法，以有法爲法，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。」(註一五)吾國文章之有法，六朝以前絕少聞，六朝以後，自劉勰著文心雕龍，所謂「文場筆苑，有術有門。」文心雕龍經術篇始有系統完備之文章作法。有唐以來，韓柳二家於答朋儕高足之書信中，迭見研譎文章寫作方法者。曾鞏既主「文以載道」，其有意爲文，對文章結構之謹嚴，自有心得。茲以「墨池記」爲例，見其婉轉跌宕，章法細密之情形。

本文以「記」爲名，唯其內容不在記敘或描寫景物，而係由此即彼，展開聯想；以小見大，借事立論。「墨池記」之「墨池」在今江西臨川，相傳爲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練字洗筆硯處，文章先記墨池位置、形狀及其命名由來。次段說明右軍書法卓犖不羣，蓋由於「以精力自致」，非來自天成。文末敘州學教授王君請作「記」之經過，並點明紀念墨池之深遠意義；非僅教育後人學習先賢一技之長，並以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爲師法，深造道德，流芳百世。

古文筆法百篇云：「此文題甚枯窘。文能從學書推到學道，又推到仁人正士之流風遺澤，較墨池更足感人，使讀者忘其爲題之窘。窄題走寬路，信然！」沈德潛「唐宋八大家文讀本」評曰：「用意或在題中，或出題外，令人徘徊賞之。」本文既不敘事，亦不寫景，而竟由一「臨池學書」之墨池，推而至於深造道德，再聯繫至「仁人莊士」精神影響，於狹窄題旨之下，子固以其慧心巧思，自有形之墨池以外著筆，繼而與墨池發生關涉，此即本篇結構謹嚴，層次分明，夾敘夾議，善於生發。

劉廙謂：「先儒言歐公之文，紆餘曲折，說盡事理，南豐繼之，加以謹嚴，字字有法度，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。」(註一六)所謂「開闔分明」「運意縝密」「字字有法度」，是皆指曾鞏文結構之謹嚴靈動也。

(一)性情真實：散文作者於說理抒情時，均由肺腑中流出，情真、意真、事真，自能動人心弦，使讀者為之神魂顛倒，悠然陶醉而不自覺。然則何謂「真」？莊子漁父云：

真者，精誠之至也。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。故強哭者雖悲不哀；強怒者雖嚴不威；強親者雖笑不和。真悲無聲而哀；真怒未發而威；真親未笑而和。真在內者，神動於外，是所以貴真也。

可知真性情來自天性，人力不可勉強，唯情真意摯之作，方能使悲者因哭而哀，怒者因嚴而威，親者因笑而和，凡此必須作者先真於內，而後始可神發乎外。曾鞏「謝杜相公書」述其父病卒，受杜公之恩，自醫藥以至於歸窆，種種關切，誠為真性情之作。文云：

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，而愛育天下之人才，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，出於自然，推而行之，不以進退，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。在喪之日，不敢以世俗淺意，越禮進諾；喪除，又惟大恩之不可名，空言之不足諫；徘徊迄今，一書之未進，願其慙生於心，無須貳廢也。伏惟明公，終賜亮察。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，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，亦惟天下之義而已。誓心則然，未敢謂能也。曾鞏之父、曾密，諱易占，字不疑，歐陽文忠公識其碑曰：「少有大志，知名江南。」則其為人可以想見。杜相公即杜衍，衍字世昌，曾拜樞密使，與富弼、韓琦、范仲淹共同輔政，後拜同平章事，小人不悅，為相百日而罷，以太子少師致仕，封鄆國公。鞏父卒於南都，而杜相公以相自來逆旅，為辦後事。鞏深受杜公制誨教喪之厚德，矢志以公義報私恩。此可謂真性情道義之女矣。所謂「亦惟天下之義」者，誓志為君子，稱得受此待遇。誓心二語，謙而得體；「幸遭明公」一層，下語最有分寸、有身分，隱隱見得杜公與曾氏，有道義之感，非濫於恩施與徇私情。前人以為「矢以公義報恩，豈非真知輕重大丈夫哉！」可謂知言。（註一七）

(二)寓意深遠：子固文推論事理由近及遠，文雖曲折，然多能發人深省，如「書魏鄭公傳」云：

予觀太宗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，而鄭公之徒，喜遭其時，感知己之遇，事之大小，無不諫諍，雖其忠誠自至，亦得君以然也。則思唐之所以治，太宗之所以稱賢主，而前世之君不及者，其淵源皆出於此也。能知其有此者，以其書存也。及觀鄭公之諫諍事付史官，而太宗怒之，薄其恩禮，失始終之義，則未嘗不反覆嗟惜

，恨其不思，而益知鄭公之賢焉。……至於遼東之敗，而始恨鄭公不在世，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。

度量恢宏如太宗者，竟不欲將魏徵諫諍事付之史官，尙圖掩飾其過失。魏徵歿後，太宗思之不已，謂侍臣曰：「夫以銅爲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爲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爲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。今魏徵殞逝，遂亡一鏡！」太宗雖悔恨若此，子固文猶嚴詞切責，故前人譽此篇爲曾文第一。(註一八)並比爲古之立言，正見鞏之洞燭機微，足開後世人君之惑。

又「唐論」一文，對唐太宗文治武功予以讚揚，並追論古今之興滅繼絕，文末曰：
述其是非得失之迹，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；上之有志於道，而欲仕於上者，可以鑒矣！

其本乎義理，發爲議論，不愧爲真知灼見，可供「欲仕於上者」之參考。清劉海峯評曰：「本文後半上下古今，俛仰慨然，而淋漓滄逸，有百川歸海之致。」其中纏綿悱惻，夭矯變化，深切往復言之，正可窺見曾鞏行文雄渾、寓意深遠之處。

例史銘警勸：史者，史傳文也；銘者，碑誌銘文也。子固於「寄歐陽舍人書」嘗謂史銘相同處在於警勸，而相異者在於史並書善惡、銘則有善始書焉。其對史銘寫作之人選，甚爲重視。良史須具備之修養爲：

其明必足以洞萬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，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元豐類稿卷十一
南齊書目錄序

善銘者須畜道德而能文章：

然則孰爲其人，而能盡公與是歟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爲也。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，則不受而銘之，於衆人，則能辨焉。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迹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惡相懸，而不可以實指，有實大於名，有名侈於實。猶之用人，非畜道德者，惡能辨之不惑，議之不徇？不惑不徇，則公且是矣。而其辭之不工，則世猶不傳，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。故曰：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爲也。元豐類稿卷十六
家範要舍人書

子固強調撰史須具良史之才，而作碑誌銘文，須得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方能傳之久遠。(註一九)文心雕龍情采篇以爲寫作文章，尙能真宰存於述志，文志契合，作品自是信而有徵(註二〇)，此亦亭林先生所謂「文須有益於天下」日知錄序
卷一九，正可爲曾鞏史銘文貴真實，

作一注脚。

叁、結 語

曾鞏散文得力於明道、徵聖、宗經、養氣之修養；善說理，有法度，蓄道德，能文章。文辭簡潔，風格溫醇典重，雍容平易，對南宋朱熹、明歸有光、清桐城派之影響甚大。有宋以來，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、朱熹、王寅中、唐順之、茅坤、歸有光、方苞、劉大櫆、姚鼐、錢伯坻、曾國藩諸大賢，莫不推尊子固之文，並遵奉其文以為圭臬。宋史曾鞏傳云：

曾鞏立言於歐陽修、王安石間，紆徐而不煩，簡奧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謂難矣。

清張伯行「唐宋八大家文鈔」曰：

南豐先生之文，原本六經，出入於司馬遷、班固之書；視歐陽廬陵幾欲駘而過之，蘇氏父子遠不如也，然當時知之者亦少。朱子喜讀其文，特為南豐作年譜，嘗稱其文字確實，以為比歐陽更峻潔。……亦可以上下千古而卓然垂不朽於著作之林矣！

可謂的論。是故析論曾鞏散文寫作藝巧，或可為吾人進德修業、擷筆為文之參考。

附 註

註 一：參看明茅坤、步鹿門先生文集卷十四，八大家文鈔總序。

註 二：曾文樞、曾鞏研究，第三章第二節。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。民國七十二年五月。

註 三：同註二，頁七八至八九。

註 四：曾鞏、曲阜集卷三，子固先生行狀。

註 五：王師更生「歐陽修」一文。中國文學講話、兩宋文學，頁四一。巨流圖書公司印行。民國七十五年六月。

註 六：清高宗御評、唐宋文醇卷五十四、五十五。中華書局印行。

註 七：謝朓量、實用文章義法，卷上，頁一六。華正書局印行。

註 八：同註二，頁一三三。

註 九：同註六，卷五十四。

曾鞏散文寫作藝巧發微

註一〇：李塗、文章精義，曾國藩、聖哲畫像記。

註一一：見歐陽文忠集，居士外集卷二十三，論尹師魯墓誌。

註一二：呂祖謙古文關鍵、卷下。廣文書局印行。

註一三：同註七、卷下、頁五七至六三。

註一四：文心雕龍章句篇。

註一五：荆川先生文集卷十、董中降侍郟文集序。四部叢刊初編，商務印書館。

註一六：見隱居適議卷十四、南豐先生學問。

註一七：同註九。

註一八：同註九。

註一九：同註二、頁一三〇。

註二〇：文心雕龍情采篇曰：「故有志深軒冕，而沉詠卑壤，心纏綫務，而詭迹人外，真宰弗存，翮其反矣。夫桃李不言而成蹊，有實存也；男子樹蘭而不芳，無其馨也。夫以草木之微，依情待質；況乎文章，述志爲本！言與志反，文豈足徵？」彥和所謂之「真宰」「實」「情」「述志」，皆指文章真實性。